

父亲的豆腐挑子

□ 唐远胜



我是1969年正月出生的。我有五个姐姐、两个哥哥，全家共有十口人吃饭。

那时候，父母总是没日没夜地劳作。父亲在生产队上工，收工回来还要上山砍柴，母亲白天在畜牧场给生产队养猪，晚上在家纺线织布，她还发动哥哥姐姐们为生产队放牛放羊。

为了解决吃饭问题，父母搬出了老家的石磨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父母通力合作磨豆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偷偷地挑着豆腐出门。我家的那副豆腐挑子是用条木钉制的，上下两层，简易而方便，上面还写着我爷爷的名字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父亲说：“这个事只能偷偷摸摸地做，还不能天天做。”我问父亲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父亲只是抽着闷烟，不搭理我。过了一会，父亲说：“我把豆腐先送到建工队食堂，剩下的被供销社和中学食堂收下了。”他又掏出一把纸币得意地说，“公社里食堂叫我过几天再送几板豆腐过去。”那时候，我的两位大姐已经出嫁。1977年以后，父亲的豆腐生意已经半公开化了。

后来，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在当时驻队干部的帮助和引导下，父母更加放开手脚干了。一家人在完成责任田的同时，已经中学毕业的两位哥哥负责家里的用水和柴火，剩下我们姐弟四个也能“帮衬”做农活了，放牛羊、养兔子、磨豆腐、打猪草养猪……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。妈妈还养了一头母猪，这头母猪是驻队干部从金华带过来的，体形不大，头脸和屁股都是黑的，据说这类

猪的肉质鲜嫩不油腻，人们称之为“金华两头乌”。

此时的我们家，做豆腐、养猪牛、积肥，形成了一条龙流水线。一家人的辛勤和努力，得到了村里的支持。在驻队干部的推荐下，父亲出席了县政府召开的表彰大会，我家被评为建德县第一届“养猪专业户”，父亲代表我们家领回一张写着“发展商品生产，富国富民光荣”的奖状，获得了0.25立方米的木材奖励，还有缝纫机票和自行车票各一张。连续多年的努力，我们家不但买了一头大水牛，而且两位哥哥结婚的家具和“大件”也一一得到了落实。确切地说，我们家应当算是乘上了改革开放勤劳致富的东风。

从此以后，父母一直辛勤耕耘。如今，旧石磨被闲置在院子里，换上了磨豆浆的新机器。他们不辞辛苦，不断琢磨新产品，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嫩豆腐、素鸡、豆腐干、千张等各种豆制品。他们做的千张，柔韧香软，成了家乡一带农家待客的“珍品”。父亲每天担着他的豆腐挑子，四处叫卖。大街小巷、田间地头都留下了父亲的身影，也留下了父亲响亮的吆喝：“千张豆腐……千张豆腐……”父亲很体谅农家生活的艰辛，豆腐和千张换回的钱很少，更多的是豆子、大米和麦子，父亲都照收，嘴里还喃喃自语：“都是种田人家，这些东西咱们家里都用得到。”

我想我们家的人间故事都藏在了石磨、小巷和豆腐挑子里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，驻队干部的引领，父母亲的勤劳，成就了我们的“大业”，不仅让我们家摆脱了生活的贫困，也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。

“千张豆腐……”远远地，小巷里仿佛传来熟悉的吆喝声，父亲又担着豆腐挑子走街串巷去了……



对父亲的亏欠

□ 朱耀照

在杭州上大学时，上街去玩，途径胡庆余堂，想到父亲常年的老毛病气管炎，就买了一瓶痰咳净。寒假回家后送给父亲，父亲收到后很是高兴，按照说明书所说的服了一段时期。虽没什么效果，但那段时间，每当父亲见到我，眼睛都是亮晶晶的。

工作后，单位分给我几张烟票。我就在糖烟酒公司买了几包西湖牌香烟，送给父亲。父亲接过香烟，马上打开一包，抽出一支，吸了起来。那沉醉的神情，似乎头上有一朵幸福云在罩着。

那段时间，碰到熟人，他就递西湖烟，还不忘说一句：“这是我儿子用单位的烟票买来的。”

那年父亲生病，住在离家五六十里远的新安江医院，我赶去护理。

当时，父亲躺在病床上，鼻子连着氧气瓶，葡萄糖吊针一打就是五六个小时。医生说，心肺功能衰竭，要一刻不能离人，不能让他坐起，不能让他走路。

可父亲一见到我，就很是生气，要我回家，说他没病，只是没有力气，回家休养几天就好了，并嚷嚷着要马上出院。我知道他是担心我的工作，忙解释说：“这是单位同意的，至于工作，已经安排妥当。许多该做的，已经做了。有些工作，以后可以补回来。”他才勉强安下心来。

父亲为我做的事太多了。他常年在外面做木匠，奔波辛苦不说，还省吃俭用，将剩下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。我上高中，父亲给我买了一块宝石花手表，花了九十多元钱。高考落榜，父亲回绝了让我学木匠的好意提醒，继续拿钱供我上学。大学毕业，父亲又给我二百元钱，让我买自行车。那时一天工钱仅一元多点。而儿子给他一点礼物，他就喜出望外；做一点小事，他就过意不去。

父亲去世已经三十年，每当想起，我总感到亏欠他的太多、太多。

建德文明城市

讲文明树新风

公益广告

随手做志愿
文明好习惯养成行动

邻里守望 点滴奉献 与爱同行



建德市委宣传部 建德市文明办